

# 中苏论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徐元宫

**[摘要]**中苏论战之所以会爆发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最根本的因素是中苏两党领导人都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特别是在像中国和苏联这样的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虽然同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践行者,但是由于苏联已经有约 30 年的实践经验,而中国才刚刚开始践行这一模式,因而双方对这一模式的特点和弊端的认知程度不一,这是引发中苏论战的一个重要因素。中苏论战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既具有消极影响,又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反面教训,为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历史根据。

**[关键词]**中苏;论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

**[中图分类号]**D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12)06-0013-06

**[作者简介]**徐元宫,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

1956 年 2 月 14 日至 25 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在 24 日夜至 25 日凌晨的秘密会议上,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作了近五个小时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即后来广为人知的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秘密报告”不仅引发了世界大震荡,而且直接揭开了世界上两个主要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与苏联之间论战的序幕。这场大论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在梳理和分析文献资料以及结合史实的基础上,对中苏论战爆发的原因、中苏论战的实质以及中苏论战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所产生的影响展开阐述。

## 一、中苏论战概况

1956 年 2 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是斯大林去世之后苏共召开的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作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

夫代表苏共中央向大会作了主题报告,提出了一些与传统观点不同的新观点,其中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问题、“当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以及“不同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这些问题成为后来中苏两党之间论战的重要内容。

苏共二十大之后,毛泽东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会议上明确表示了对赫鲁晓夫和苏共二十大的一些看法,认为“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捅了娄子,搞突然袭击,不仅各国党没有思想准备,苏联党也没有思想准备。”很显然,这一点让毛泽东甚为不满,“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不同各国党商量是不对的。事实也证明,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出现混乱。”<sup>[1]</sup>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在全世界引发了大震荡,

收稿日期:2012-06-08

本文为中央编译局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苏论战研究”(项目编号:05B05)的研究成果之一。

直接引发了1956年10月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发生,西方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员也纷纷宣布退党。这一切,在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看来都是赫鲁晓夫揭批斯大林造成的恶果,中共有责任予以痛击,以巩固现存的社会主义阵营。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文章回答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争论最尖锐的问题,包括对苏联、苏共和斯大林的评价问题,认为“斯大林尽管在他一生的后期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他的一生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的一生,他毕竟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文章还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展开了批判,认为“在批判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展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一部分共产主义者对斯大林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提出反对‘斯大林主义’等错误口号,助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同时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提出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体系和平共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以及防止战争的可能性等思想提出了含蓄的批评:“有些人借口反对教条主义不但否认无产阶级民主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也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是社会主义,甚至全人类社会都已经‘长入’社会主义。但是帝国主义的种种行径,同这些人的宣传相反,证明了修正主义的破产。”<sup>[2]</sup>这里实际上是用西方国家在苏共二十大后利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掀起反共反苏浪潮及其推波助澜波匈事件的种种行径,来证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提出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体系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思想的破产。

这时,中苏两党之间出现的分歧,还被控制在内部一定范围内,1958年随着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加深。1958年4月下旬苏联国防部向中国国防部提出,为便于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迫切希望由中苏共同出资,在中国境内建设一座大功率长波电台,这一建议由于中方坚持电台由中方负责建设、所有权属于中国而最终归于流产。与此同时,苏联方面又向中国提出建立共同潜艇舰队问题,这一建议也引发了毛泽东的强烈反应且遭到拒绝。8月底,中国开始炮轰金门,苏联方面抱

怨事先中方没有向他们透露过丝毫消息,并且甚为担心会因此引发美苏直接冲突,而中方则认为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没有必要跟苏联方面打招呼。1959年苏联方面在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上公开表示不支持中国,同时迫使中方在台湾问题上作出让步。

上述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表明中苏分歧已经从最初的意识形态领域扩展到现实的国家利益范围。此后,两国关系急剧恶化。1960年7月16日苏联方面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全部召回在华苏联专家,同时撕毁了两国政府签订的12项协定和两国科学院签订的1个议定书以及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项目。1962年10月,美苏之间爆发了古巴导弹危机,中印之间再次爆发边境武装冲突,这两起事件结束后,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指责中国在这两起事件中的原则立场,使得中苏之间的矛盾愈益尖锐。1962年冬季,欧洲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苏共方面利用这些会议指名攻击中共,一些兄弟党也参与了苏共发起的围攻中共的大合唱。从1962年12月15日至1963年3月8日,中共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等七篇文章,这些文章进一步阐述了中共对于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和观点。

1963年2月21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提出举行两党高级会谈的建议,3月9日中共中央复信表示同意举行会谈,同时决定从这一天起暂停对兄弟党对中共所作指名攻击的公开答辩。3月30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复信表示愿意协商解决争论,但同时又强调指出:苏共“今后仍将进行坚决的斗争,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也反对其危险目前并不小于修正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今后我们在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策略的原则性的根本问题上仍将不会调和,并将进行反对修正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sup>[3]</sup>。复信还详细阐述了苏共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的一系列观点,建议以这些观点作为两党会谈的基础。6月14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的复信,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个月后,7月14日,苏共中央也公布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逐条批驳了中共提出的建议。

为答复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中共连续发表了总称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论战》的九篇文章(通常简称为“九评”),全面批评了苏共的对内对外政策,其中第一篇《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发表于1963年9月6日,第一次指名批评了赫鲁晓夫;第八篇《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发表于1964年3月31日,第一次指名道姓地给赫鲁晓夫戴上了修正主义者的帽子,重点批驳了“议会道路”和“和平过渡”等观点。第九篇《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发表于1964年7月14日,着重回答了怎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如何才能防止和平演变的发生。在中共方面发表“九评”期间,苏共方面也发表了一系列论战文章。至此,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达到了高潮。尽管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仍又持续了一年多时间。1966年2月24日苏共中央写信邀请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3月22日中共中央复信予以拒绝。至此,中苏两党的关系基本中断。

## 二、中苏论战爆发的原因及实质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关于中苏论战爆发原因的论述已经很多,有学者从中苏两党领袖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两人的性格特点去探究论战爆发的原因;有学者认为中苏论战爆发的原因主要在于,中苏两党领袖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都觊觎斯大林去世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宝座使然;有学者认为中苏论战是因为中共为反对大党大国沙文主义、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党各国平等地位引发;还有学者从中苏意识形态分歧视角总结论战爆发原因;有学者则从两国国家利益视角剖析论战爆发根源;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是西方和平演变策略导致了中苏论战的爆发。应当说,这些论述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各自从不同的视角在不同程度上探究了中苏论战爆发的原因。

首先,中苏论战之所以会爆发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这里既有中苏各自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也有国际冷战格局大背景下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因素;既有两党领导人个人性格的因素,也有中苏双方对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认识差异的因素;既有国家利益的因素,也有反对大党大国

沙文主义、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各党各国平等地位诉求的因素。此外,还有两党领导人在意识形态认知问题上的差异因素。

其次,在众多因素中,最根本的因素在于,无论是苏共还是中共,两党领导人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特别是在像中国和苏联这样的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比如,在中共领袖毛泽东看来,导致中苏论战爆发的根源在于,“苏联领导搞大国沙文主义,这是中苏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是要害所在。”<sup>[4]</sup>这场论战的另一名中方重要成员邓小平同志后来也指出:“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sup>[5]</sup>这里实际上所反映和揭示的是在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家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具体说来,就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党际关系、国家关系应如何正确构建的问题。再比如,成为中苏两党领导人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矛盾焦点之一的如何看待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实质上同样反映和揭示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具体说来,就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如何推进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问题。

第三,中苏两党之所以会爆发论战,跟中苏两国各自所处的不同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有关,跟它们践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和程度不一有关。当时,中苏两国都践行着由斯大林创立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一个是这一模式的原创国,一个是这一模式的移植国,苏联已经推行这一模式30年左右,对于这一模式的弊端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真切感受和经历,而中国才开始推行这一模式,对这一模式的弊端还缺乏实质性了解和认识,正因为如此,本来受苏共20大的影响要以苏为鉴的中共领导人最后却又践行并发展了这一模式的弊端,直至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

第四,中苏论战是中苏两党领导人基于各自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等因素的考虑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结果,而绝非某一方单方面作用的结果。

第五,关于中苏论战的实质,毛泽东认为“苏联领导搞大国沙文主义,这是中苏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是要害所在”<sup>[6]</sup>。邓小平则认为“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sup>[7]</sup>。很显然,邓小平关



于中苏论战的实质的认识 and 观点 同毛泽东的看法基本一致。

中苏论战的实质在于: (1) 中苏两党领导人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特别是在像中国、苏联这样的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没有搞清楚。尽管在爆发中苏论战时 苏联搞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和经验 但是由于苏联领导人自身就是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教育、熏染之下成长起来的 他们自身同时也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重要形塑者和建设者之一 再加上苏联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实际上也不长 此外还有其他的主客观因素和国际因素的影响 所以即便是苏共领导人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 实际上也没有搞清楚 他们自身就是当时已经显现出很严重弊端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坚守者和推进者。(2) 中苏两党领导人对于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都没有搞清楚。也正因为如此 实际上双方都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都以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自居来教训他党、教育别人 邓小平在几十年后对中苏论战的反思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多年来 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 到六十年代前半期 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 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 回过头来看 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 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在变化的条件下 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没有搞清楚。”<sup>[8]</sup> 邓小平还对中苏论战中中方的错误进行了总结 “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 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sup>[9]</sup> 邓小平的这些阐述 实际上揭示了中苏论战的实质在于双方都没有搞清楚 “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所以 “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

### 三、中苏论战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积极影响

中苏论战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积极影响 主要是对邓小平理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其他理论成果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历史根据,

也就是说 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其他理论成果正是在对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汲取的基础上才得以形成和发展的 这其中就包含了对中苏论战历史教训的汲取。

#### (一) 完成拨乱反正 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随着中苏论战的不断升级 中共领导人对于国际国内形势的误判愈加严重 越来越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认识错误之中 国内防修紧密配合国际反修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又被错误地界定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因而反修防修和阶级斗争就成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中心工作 直至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十年论战及随后发生的十年内乱 从反面给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教训和教育 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 果断地纠正了 “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错误 确认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将会长期存在 在某种条件下有激化的可能 但是已经不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不能满足这种需要之间的矛盾 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必须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发展生产力 聚精会神搞建设 一心一意谋发展。

1985 年 4 月 15 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指出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 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 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 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sup>[10]</sup> 1988 年 6 月 22 日邓小平在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时 再次强调指出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 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 这以前 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 我们就犯了 ‘左’ 的错误。总的来说 就是对外封闭 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 忽视发展生产力 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 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

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sup>[11]</sup>

1987年党的十三大系统地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正是在对中苏论战以及十年文革历史教训汲取的基础上,党才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得以开辟并不断取得重大成就。

(二) 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坚定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跟党内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人民的觉悟有高有低,国内阶级关系的状况、阶级力量的对比又很不一样,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怎么行呢?就算你用的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也难免犯错误。”<sup>[12]</sup>而中苏论战期间,双方恰恰都是根据自以为是的公式和标准来衡量、鉴定、批驳对方的。正是在对历史教训汲取的基础上,在1982年9月1日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搬照抄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sup>[13]</sup>

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显然与中国共产党人汲取中苏论战的教训具有密切关系。1983年1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谈及中苏论战时明确指出“国际共运历史的根本经验教训就是,各国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决定自己的政策,才能取得成功。”<sup>[14]</sup>

(三) 为建立平等的、同志式的党际关系提供了历史根据

中苏论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同兄弟党建立平等的、同志式的党际关系提供了历史根据。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回顾中苏论战时指出:“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sup>[15]</sup>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怎样建立与兄弟党之

间的关系问题上,邓小平强调指出“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总之,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sup>[16]</sup>

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对过去的共产主义政党党际交往的历史教训进行了总结“至于过去的经验,也值得总结一下。我想有一点最重要,就是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事情不应该指手划脚。对执政党是这样,对没有执政的党也应该是这样……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我们也不赞成有什么‘中心’。但我们自己也犯了点指手划脚的错误。这个经验告诉我们,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关系,因此我们提出了处理这种关系的原则。”<sup>[17]</sup>

正是因为汲取了中苏论战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我们党才形成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四项党际关系交往原则。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当东欧剧变发生后,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希望中国能承担起“领头羊”角色时,邓小平明确告诫全党“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sup>[18]</sup>

(四) 不争论,不折腾,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

1989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回顾当年中苏论战时指出:由于当时论战双方对于“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因而“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鉴于此,他对戈尔巴乔夫提出: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后的交往,无论深度和广度都会有大的发展。在发展交往方面,我有一个重要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sup>[19]</sup>。

多做实事,少说空话,这是作为当年中苏论战中重要成员之一的邓小平在认真反思和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教训基础上的一个重要感悟,这一感悟对于正确处理党际关系、国家交往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根据吴冷西同志在《十年论战》一书中的记述,仅从论战的一方中方来说,中共高层领导集体为了准备论战、开展论战、推进论战、打赢论战召开了无数次会议,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苏共二十大刚一结束,中共高层就已经开始召开会议研究苏共二十大及其产生的影响了。此后为了弥补和挽回在中共高层领导人看来的苏共二十大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造成的缺陷和负面影响,中共开始组织写作班子撰写相关文章,以表明中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战争与和平、斯大林的功过以及世界形势等问题的看法。后来在双方论战过程中更是不停地撰写论战文章,而每篇文章,都要经中共高层领导集体反复召开会议反复研讨,甚至逐字逐句逐段地推敲,常常夜以继日地干,牵扯了中共高层领导集体太多的精力和时间,而苏方也同样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可是,这一切的结果却是由于论战双方对于“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而“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

正是因为汲取了这一深刻的教训,所以邓小平向戈尔巴乔夫提出建议,在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化后,在发展两国交往方面要“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邓小平不仅倡导国家之间的交往要“多做实事,少说空话”,而且倡导中国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也要“多做实事,少说空话”,他指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sup>[20]</sup>

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强调指出,“只要我们

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我们的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近日,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也强调指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胡锦涛同志所说的“不折腾”,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空谈误国”实际上都是继承了邓小平同志所倡导的“不搞争论”的思想,并且是对这一思想加以了发展。“不搞争论”、“不折腾”、“空谈误国”,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教训的感悟和汲取,对当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正是因为“不搞争论”、“不折腾”、“实干兴邦”,充分地抓住和利用了战略机遇期和和平的国际环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注释:

[1][2]吴冷西.十年论战[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上):6,87.

[3]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给中共中央的信[N].人民日报,1963-4-4(3).

[4][6]吴冷西.十年论战[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下):852,852.

[5][7][8][10][11][13][15][16][17][18][19][20]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294-295,294-295,291,116,269,2-3,294-295,318、319、319,236-237,363,295,374.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下):944.

[12]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18.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9—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245.

责任编辑:杨艳萍